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第九十一回 傅都監飛錘打關勝 雲公子萬弩射索超

卻說當日雲龍稟告天彪道：「孩兒同風二伯伯路上來，見那清真山向東一面，衰草連天，樹木叢雜，接連平岡不斷。因對風二伯說，何不用火攻破他。便是上面有礮木滾石，火勢浩大，衝上去，也不怕那廝們不走。此計不知可還用得？」天彪笑道：「我道是什麼妙計，原來如此。我早已想到，所以不用者，有個原故：我早有細作，探得這廝的巢穴分堅固，莫說那東面平岡，你外面看他平坦，裡面卻甚崎嶇，峽路內都是苦竹叢、鐵蒺藜，人馬難行。便是這玄武關，裡面還有一座松門關，轉灣山凹之處，都有炮位鎮守。攻破此關，還不能就掃平山寨。我久已想要用聲東擊西之計，到彼縱火，誘那廝去救，此關可破。怎奈隆冬之際，沒有東風，逆著風頭，如何燒得！」眾人都拜服。天彪道：「早晚梁山救兵必來。我料賊兵來救，必經過西灝山。我兒與歐陽壽通領一技人馬在彼埋伏，放賊兵過去，卻從他背後殺出，縱火燒他輜重。我引兵來接應，必獲全勝。」雲龍領命，同歐陽壽通領兵去了。這裡天彪與眾將並力攻打玄武關。卻說馬元見官兵攻打得緊，梁山救兵不到，甚是驚惶，連夜差人飛奔梁山催救。那梁山泊宋江，自併吞了兗州府、飛虎寨，兵糧倍足。得范天喜信息，得知官家又用種師道領兵前來征討，也甚經心。忙央梁世杰夫妻寫信，求蔡京斡旋，並應許種師道退兵，即送還梁中書、蔡夫人，遣戴宗寄去。這裡與吳用商議退兵之策。正說間，忽報楊雄從青雲山回來，身受箭傷，眾皆大驚。楊雄到廳上，宋江忙問其故。楊雄說起：「陳希真來攻打青雲山，崔豪兄弟吃他壞了。那廝得了勝，退兵而去。狄雷哥哥領兵追去報仇，小弟同去，吃陳麗卿射傷左臂。狄雷哥哥忿怒，盡起山寨兵與他廝並，送小弟回來，求公明哥哥發救兵。」說到分際，只見吳用一疊連聲叫苦道：「青雲山休也！教你們不要出戰，何故不聽我的言語？」眾人驚問其故，吳用道：「這明明是調虎離山之計，並力追去，正中他的機會。陳希真那廝詭計極多，狄家兄弟必死在他手也。種師道又要來，我脫身不得，怎去救他？」宋江道：「軍師在此，我自去救他。」吳用道：「哥哥且休輕動。我想此刻去救，已是不及了，且待戴院長回來。」

不數日，石秀、狄雲都逃回，狄雲身帶重傷，訴說：「青雲山吃猿臂寨奪了去。那領兵的小後生，名喚祝永清，便是祝家莊祝朝奉的兄弟。此刻陳希真招他做女婿。哥哥與姚順、崔豪都中他奸計，吃他害了。」說罷，宋江大驚，對吳用道：「我東路用兵，全仗青雲山做險要，今吃陳希真奪了去，我卻怎好？」吳用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不必說了。只是青雲山既失，兗州一帶都振動，深防那廝滋擾。倘或李應再失了兗州，真是心腹之患。兄長可速發號令，教李應嚴緊鎮守。那兗州府城東鎮陽關，兩山陡立，中夾泗河，峻險異常，真是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。那裡只消用精兵千人把守，再有飛虎寨呼應，希真必不能飛渡。教李應切要遵守號令，不可再似狄雷鳥強。猿臂寨來攻打關口時，若擅敢發一人一騎與他廝殺。不問是誰，定按軍法斬首。這裡且待退了種師道，再與青雲山報仇。」宋江依言，便差人到兗州府宣諭去訖。楊雄、石秀、狄雲都教去養病。吳用又道：「種師道領兵來戰，雲天彪是他信任之人，現統青州馬軍軍馬，恐老種教他策應，可速發細作去探。」細作去了。

不到數日，連接清真山告急文書，說：「雲天彪攻打山寨，分危急，求速發救兵。」吳用道：「果不出我所料。但他不直攻這裡，先攻清真山，這明是掣我去救，反客為主之計。如今卻不能不去救。雲天彪極會用兵，必得上將去，方能敵得。」宋江道：「我與軍師都不能分身，卻差誰去？」說不了，只見大關勝起身道：「小弟不才，願請一行。」宋江、吳用俱喜道：「須得關賢弟智勇足備，前去吾方放心。只是天彪那廝也了得，須要小心。」關勝道：「小弟也素知雲天彪善於用兵，武藝了得。前者教嘉祥時，不及同他交鋒，今日正好會他。」當日關勝奉了將令，帶領五千人馬，并木犴郝思文、丑郡馬宣贊為副將，殺奔清真山，來救馬元。宋江與吳用、公孫勝整頓軍馬，摩拳擦掌，只等抗敵王師。

卻說關勝提兵，星夜來救清真山，不日來到西灝山地界。關勝望見山勢險惡，樹木叢雜，恐有埋伏，傳令收住兵馬，且紮下營寨。關勝親帶數騎哨探，望見那山谷中隱隱有殺氣。關勝道：「裡面必有伏兵，休要過去。」宣贊道：「既有伏兵，為何不殺出來？」關勝道：「他待我們過去，便來抄我後路，劫我輜重也。今休使他出來，我便引兵堵住谷口，把守各處險路，捫殺這廝們。」關勝便回營點齊人馬，殺奔谷口來。

卻說雲龍同歐陽壽通領兵埋伏谷內，探馬來報：「有賊兵從大路上來，打著梁山泊旗號，將要到此。」雲龍便親自爬上高阜處探望，只見賊兵遠遠的就空闊處屯住，又見有數騎哨探了便回。忙下來對壽通道：「此計被賊人猜破也。這廝不肯前進，必來封我谷口。我等不如提兵出谷去，安營佈陣，與他廝殺。若待他封住，進退不得，老大吃虧。」壽通道：「不得主公將令，怎好造次？」雲龍道：「若稟了再行，豈不誤事。如今一面稟，一面做，機會不可失。」雲龍便同壽通提軍出谷外安營，一面將改計之事飛報天彪。等得關勝大隊殺未，雲龍安營已畢，佈陣等待。

關勝吃了一驚，忖道：「這廝真有先見之明。」便擺開陣勢，大叫道：「喚雲天彪出來！」雲龍縱馬橫刀出陣，喝道：「什麼臭賊，敢來欺人！」關勝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雲龍道：「雲總管公子，特來取你性命。」關勝道：「乳臭小兒，非吾敵手，叫你父親出來納命。」雲龍大怒，拍馬舞刀，直取關勝，關勝舉刀相迎。雲龍武藝到底敵不過關勝，戰到五六合，漸漸氣力不加，刀法散亂。歐陽壽通見了，驟馬挺槍，前來夾攻。郝思文飛馬來迎，敵住壽通。宣贊便從斜刺裡闖入官軍陣來。雲龍恐陣內有失，不敢戀戰，撥馬便回。關勝隨後追來。壽通也恐雲龍有失，撇了郝思文便回。賊兵勢大，一擁殺上，官軍抵敵不住，陣勢大亂。

關勝正追趕得緊，只見山腳邊喊聲大振，一彪軍殺來，為首大將正是雲天彪。天彪挺刀飛馬，大喝：「關勝背吾鼠子，焉敢猖獗！」關勝更不答話，輪刀來迎。雲龍轉身來敵住宣贊，歐陽壽通亦轉身來敵住郝思文。戰到分際，壽通賣個破綻，抽出八楞虎眼鋼鞭橫掃過去，郝思文急忙躲閃，正中頭盔，打得頭盔飛去，頭髮披散。郝思文膽落魂飛，落荒逃走。且說天彪大展神威，酣戰關勝，鬥了一百多合，不分勝負。兩軍混戰。歐陽壽通追了郝思文一陣，勒馬便回，來助天彪夾攻關勝。關勝抵敵不住，收兵便回。又遇傅玉從橫頭衝殺過來，合兵一處，殺退關勝，收兵回營。

原來天彪正要來接應雲龍，又聞知關勝識破伏兵，雲龍改計而行。天彪大怒，令風會扼住玄武關，自己同傅玉來策應，恰好遇著關勝，大殺一陣。雖然殺退關勝，也傷了些官兵。雲龍上帳，請違令之罪。天彪道：「此非你罪，教你獨領兵馬，原要相機行事。計已漏泄，速宜改圖，與其保守將令而敗，何如不遵將令而勝，此是一時從權。日後若無故更換我的號令，定按軍法。」天彪謂眾將道：「關勝賊子，真吾敵手。來日交鋒，當用拖刀計勝他。」傅玉道：「關勝是蒲州名將，豈不識拖刀之計。小將有件兵器，暗助恩相，決定勝他。」天彪道：「敢是你的流星飛錘？」傅玉道：「正是。小將不敢誇口，這飛錘端的百發百中。來日恩相與他交鋒，假用拖刀計誘他追來，待小將隱在旗門邊，用飛錘打他。」天彪道：「此計也好。明日我能斬那廝更妙，如斬他不得，便用你計。」

那夜朔風凜冽，天氣甚冷，半空中降下一天大雪來。天彪教各營加意防守，恐賊兵乘大雪來劫營，並知會風會，一體小心。那宣贊果然勸關勝劫天彪的營，關勝笑道：「賢弟休看得天彪如此好欺，此人只好用正兵勝他。」宣贊不信，自己冒著大雪去巡哨一回，果然見天彪壁壘精嚴，料想難攻，只得回營。

那雪接連下了兩日，不能開兵，第三日天色晴霽，天彪正要出戰，轅門上來報：「關勝單挑公廝殺，口出狂言。」天彪大怒，霍的提刀上馬，帶那五百名砍刀手出營迎敵，就雪地上擺開。傅玉亦提槍上馬，腰帶三個飛錘，隨在後面。關勝橫刀躍馬，大叫：「天彪匹夫，今日必死吾手！」天彪一馬飛出，大罵：「背吾禽獸，萬死猶輕，可惜我這口青龍寶刀砍你這狗頭！」揮刀直取關勝。一關勝大怒，舞刀相迎。兩馬相交，在雪地上鬥經一百五六合，只見一片寒光托住兩條殺氣，正是銅缸遇著鐵甕，毫無半點軟硬。兩軍看得盡皆駭然。此時傅玉已隱在牙旗邊，右手倒提著那顆流星飛錘，眼睜睜只標著關勝。郝思文、宣贊也恐關勝有

失，都縱馬到界限上防護。天彪、關勝又戰夠多時，大約已是二百餘合。天彪生恐馬乏，只得虛掩一刀，詐敗回陣。關勝大叫：「匹夫休使拖刀計，我豈懼你！」驟馬追來。傅玉在旗門邊等夠多時，見關勝追來，顯得親切，運動猿臂，一飛錘抨去。喝一聲：「著！」關勝只顧天彪的拖刀計，不防有人暗算，只見銅環響亮，飛錘先到，急閃不迭，胸坎上打個正著。關勝幾乎墜地，回馬便走。天彪勒回馬追來，郝思文、宣贊殺出，死命敵住，救回關勝。傅玉驅兵掩殺，五百砍刀手奮勇殺上，賊兵無心廝殺，盡皆逃走，吃官兵殺死無數，滿地都是紅雪。官兵齊掌得勝鼓回營。

天彪方到中軍，只見風會差人來報捷，獻上黑殺神王伯超首級一顆。天彪驚喜，問如何斬得。來人答道：「風老爺因天下大雪，掘下數陷坑，埋伏撓鉤手，假意退兵。王伯超開關追出，顛入陷坑。撓鉤手去捉，伯超情急自刎。殺死賊兵六百多人，特來報捷。」天彪大喜，對左右道：「我的將佐都如此英雄，何憂盜賊利害。」遂發回文慰勞風會，將王伯超首級去軍前號令。忽報：「賊兵營內揚起白幡，軍士舉哀，想是關勝已死了。」眾將大喜，便請天彪速去打營。天彪道：「且往。關勝武藝了得，雖中飛錘，尚能騎馬收兵，必不就死，此必是誘我。且去探聽虛實，不可妄動。」眾將遵令。天彪自斬王伯超，打傷關勝，軍威大振，賊兵盡皆喪膽。

卻說關勝中傷敗回，忙叫手下人卸甲，胸前掩心的甲葉都碎了，傷痕甚重，吐血不止。郝思文、宣贊都急得手足無措，灑淚悲哭。關勝喝道：「你們休這般婦人腔！我誤中奸計，死則死耳，軍中事要緊，速去彈壓，休教軍心慌亂。快去報公明哥哥。」說罷昏暈了去，半晌方醒、宣贊忙叫隨營醫士調治。關勝又道：「天彪知我受傷，必來攻營。索性將機就計，詐稱我死，揚幡舉哀，誘他來劫寨。即使那廝多謀料得，亦教他不敢正覷我。」郝思文、宣贊都依計而行，一面飛報梁山。天彪果然哨探數次，見得是詐，不敢來攻。不數日，吳用親帶秦明、呼延綽、董平、索超，並精兵五千，星夜趕來。吳用見關勝病重，忙叫用暖轎送回梁山將息，便教去搦戰。

早有細作報知天彪，說吳用帶五千兵親到。眾將道：「吳用這廝多謀，賊兵又增添，恩相須要仔細。」天彪綽著美髯笑道：「此等鼠賊，何足道哉！這賊恐巢穴有失，利在速戰。現在天色嚴寒，我只守住險要，不與他戰。待老種經略相公大軍渡過黃河，那廝腹背受敵，勢必瓦解冰消，馬元勢孤，必為吾擒。那時直搗梁山，易如破竹也。只是老種經略相公此刻可到黃河，不知何故，還不見軍報。」正說間，來報有賊將挑戰，天彪只教堅守。

次日，吳用又叫索超、宣贊挑戰，天彪又不出。一連三日，吳用對眾好漢道：「這廝不肯出戰，無非要等種師道兵來，教我腹背受敵。我若棄此而去，不但清真山不保，那廝若得了清真山，長驅直入，為患不小。我又不得戴宗消息，不得不與他速戰。」沉吟半晌，問左右道：「這廝糧草往那條道路運解，是否由長城嶺？」做細的稟道：「探得他糧草從青龍汛、高粱屯運解，不經長城嶺。」吳用使喚呼延綽、索超吩咐道：「你二人分領兩枝人馬，虛張聲勢，去青龍汛劫糧。他若來救，你二人於半路上如此如此，休得有誤。」二人領計去了。吳用又吩咐郝思文、宣贊道：「天彪若自救，你二人便去攻他營寨，隨後掩殺，奪他的險要。」

天彪連守三日，忽有伏路兵來報：「有一彪賊兵抹過桃花山，殺奔高粱屯去。」天彪道：「這廝見我堅守不出，卻去絕我糧道。那裡有博山縣官兵策應，但亦不可托大。」便教傅玉領一千兵去接應。傅玉領命，帶了一千人馬飛投高粱屯來。將到半路，正是桃花山下，忽聽一聲炮響，一彪人馬殺出，迎面攔住。那賊將乃是呼延綽，大叫：「匹夫那裡走，糧草已被我取了。」傅玉大怒，挺槍來戰。呼延綽舞動雙鞭敵住。正酣戰間，官軍後隊大亂，又一彪賊兵殺出，正是索超。傅玉首尾不能相顧，領敗兵殺開一條路便走。呼延綽、索超乘勢掩來，傅玉搶過一根溪橋，官軍擠不過，都赴水逃命。賊兵齊放亂箭，官兵吃射殺無數。

傅王將敗殘兵馬拒住溪橋，正苦鬥之際，只見東北松林內飛出一枝兵馬，為首那員將，身披鐵葉甲，坐下卷毛赤兔馬，手提大刀，分英雄，殺入賊兵，無人敢當，賊兵大亂。眾官軍大叫：「傅將軍，既有救兵，何不乘此決一死戰！」傅玉大吼一聲，衝過溪橋，官軍奮勇上前，亂殺賊兵。那大將正遇呼延綽，戰到三合，呼延綽抵敵不住敗走。索超亦敗下陣來。傅玉並那員將追殺一陣，賊兵大敗而走。傅王忙問那人高姓大名，那人道：「小將是大刀關達，現為博山縣提轄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天彪親自來接應。傅玉稟天彪道：「若非聞將軍來救，小將幾乎陷於賊人之手。」便引關達見天彪。天彪甚喜，邀關達同回營去。原來關達曾向雲霧處學過刀法，所以天彪認識。天彪道：「吳用這廝假用劫糧計誘我，我一時被他瞞過，累傅將軍輸此一陣。如今我即以假應假，自己引兵來接應你，卻教龍兒與歐陽壽通埋伏兩山，待賊兵追來，兩路截殺。此刻好道得勝也。」說不了，流星馬報到：「賊將宣贊、郝思文追趕相公，吃公子與歐陽提轄殺敗。歐陽提轄用回馬鞭打宣贊右臂，官軍大勝。請相公速去掩殺。」天彪忙催軍前進，殺得賊兵屍骸枕籍，血滿山溪。

官兵掌得勝鼓回營，天彪問關達道：「賢弟許久不見，聞你失陷大名府落職，正憂得你苦，你幾時復得提轄？」關達道：「一言難盡。因那年大名府失守，小弟同李成都落了職。小弟在家無事，去一個相識哈蘭生，係歸化莊都團練。此人是個回子，有巨萬家財。小弟助他剿殺山賊二百多人，承他一力維持，方授今職。到任未久，今探得兄長在此剿賊，特稟准上司，領本標兵八百名，前來助戰。剛到高粱屯，恰遇傅將軍受困，一同廝殺，遂與兄相見。」天彪甚喜，道：「妙哉！我亦聞知得哈回子有萬夫不當之勇，端的是條好漢。那天王李成，此刻在何處？」關達道：「此人現在閒居在家，要復本身勾當，只是沒個進步。兄長要用他時，可以喚他來。只是路途遙遠，一二日不能到。」天彪道：「我正在用人之際，他肯來最好。既是路遠，你可寫下一封書信，我自差人將了聘禮去請他來。」關達領命，便修了信。天彪差一員軍官，將了聘金去聘李成。不題。一面犒賞三軍，款待關達。

次日，天彪正與眾將談論，忽報：「老種經略相公差心腹大將，中候將軍康捷，單身到此，稱有緊急軍情，要見相公。」天彪驚訝道：「康中候親來，必非尋常軍報，快開門迎接。」看官，天彪因何這等鄭重？原來這康捷是老種經略相公最得意之人。這人相貌奇異，生下地時，爹娘道是妖怪，不肯留他。經略相公卻與他緊鄰，極力阻住，留在身邊，留在身邊。長大來筋骨輕便，縱跳如飛。又遇異人傳授神行之術，舉步有風火相助，一日能行一千二百里。現授經略府中候之職。老種經略相公但有緊急事，便差動他。今差他到此，必有非常軍情。當時大開營門，康捷乘著令箭直入中軍。天彪接入，康捷高喝：「總管聽令：經略使司有機密軍令，著馬經鎮總管雲天彪火連退兵，毋得刻遲。有札諭一通，開拆細讀。」天彪吃了一驚，參謁畢，請過令箭，接了札諭，與康捷敘禮相見。眾人看那康捷，果然生得奇異，赤發巨口，臉色青藍，眼珠碧綠，長不滿六尺，骨瘦如柴，腰懸八楞雙鋼，英氣逼人，都各駭異。天彪問道：「雲某剿殺賊兵，已是得利，經略相公何故卻又教退兵？」康捷道：「總管不知，現在朝廷准了童貫所奏，與金國講和，夾攻遼邦，平分燕云。蔡京又奏稱梁山不過疥癬之疾，燕雲乃萬世之利，請旨將征討梁山之師，移向遼東，天子也准了。蔡京又請招安宋江，令其征遼贖罪，天子卻不准。如今經略相公聞知得梁山賊目有神行太保戴宗，一日能行八百里，深恐宋江先得知這個消息，並力來與總管對敵。賊勢浩大，總管兵少，難以抵擋。為此特差小可，不分兩夜，飛報總管，火速退兵為妙。禮諭上都寫明白，總管細看。」天彪聽罷，歎道：「滇池豈是小害，卻無故舍了，去結怨鄰國。宋江這廝罪惡滔天，吳用、公孫勝都狡猾多智，生靈日遭塗炭。此時剿滅，已不容易，還待養到怎地？」眾人無不歎息。

天彪便傳令各營，並知會風會，一齊收兵。傅玉、雲龍道：「顯然退兵，恐賊兵知覺。」天彪道：「清真山賊人吃風會誘斬王伯超之後，銳氣盡奪，此番公然退兵，必不敢再追。即使來追，我自計。便是吳用多謀，卻也怕我。這幾番勝了他，必疑我退兵是假，未必敢追，所謂出其不意也。」眾皆拜服。天彪要款留康捷，康捷道：「小將還要到濼陽一帶，檄催各路征遼軍馬。軍情緊急，不敢稽留。」便換了公文，依舊請了令箭，又討些乾糧，揹在包裹內，起身便行。天彪同眾將送他出營。康捷拱手一別，取出那風火輪來，踏上腳，作起法來，看他腳不點地，泛泛眼已不見了，眾人無不驚駭。

天彪口營，只見雲龍問父親道：「此去到青州馬陘，可有甚險阻地利？」天彪道：「只有長城嶺最險，兩邊都是顛山亂石，後通萊蕪谷，當中只得一片空地。你問他，莫非要去埋伏？」雲龍道：「正是。孩兒在彼埋伏，倘賊兵來追，爹爹如此如此誘他，必中計。」天彪道：「此言深合吾意。你便領三千弓弩手去，依計而行。那裡我原有滾木石砲準備，你便取用。誘敵我自計。」

雲龍得令，領兵先去了。天彪見雲龍曉得兵法，心中亦是歡喜。沒多時，風會已從玄武關收兵回營。馬元果然怕再中計，不敢來追。天彪便叫風會、傅玉、聞達、歐陽壽通四將，都授了密計，拔寨齊退。

卻說吳用與天彪這一場廝殺，雖搶得些糧食器械，卻因宣贊被打壞，折了許多人馬，甚是懊恨。一面送宣贊回山養病，正在思量計策，忽報官兵都拔營退了。吳用不信，親來觀看，果然都是空地，只剩得些潦墍煙灶。吳用笑道：「這廝必不便走，且休追趕。」發做細的去探聽。次日做細的回稟道：「官兵只退得三□里，便安營下寨。」吳用對眾人道：「我說這廝必非真退。」次日又去探聽。天彪已拔營走了。晚間來報，說天彪又退了三□里下寨，吳用甚疑。此時馬元、皇甫雄等已來，與吳用相見，說道：「這廝們此番敢是真退，可趁勢去追。」秦明、索超也都踴躍要去。吳用道：「且勿鹵莽，雲天彪智勇雙全，我等寧可走穩步。」第三日，又深得天彪又退了，仍是三□里。連前三日，共退了九□里。深林密箐之中，各處搜探，並無一個伏兵。吳用暗想道：「莫非真退了？他糧又不盡。銳氣正旺，敢是種師道有甚消息？只是戴宗尚不回，他卻怎的這般得信快？莫非戴宗弄出事來？」好生疑惑，便對馬元道：「你且回山把守山寨，諸凡小心，我提兵緩緩的逼上去。」馬元領命回清真山去了。吳用便同秦明、索超、董平拔寨前進，也到三□里便下了寨。一面飛報宋江，一得東京實信，便起大兵來相助。第四日，天彪又返三□里，吳用亦進三□里。

第五日，吳用正要拔寨起兵，忽報戴院長到。吳用大喜，忙喚進帳，問東京消息如何了。戴宗道：「蔡京、童貫已奏准官家，調種師道去征遼邦，不到這裡。小弟先已報知公明哥哥，公明哥哥已教盧員外、公孫先生鎮守大寨，自己帶花榮、徐寧、楊志、穆洪、歐鵬、燕順、李忠、周通一千弟兄，共起馬步兵五萬，先來對付雲天彪也。軍師再看蔡太師、范天喜的書信都在此。蔡太師已知范天喜入我們的伙，□分重用。」吳用驚道：「這等說，天彪是真退兵，他卻如何先曉得？」秦明、索超高叫道：「不乘此刻追擒天彪，更待何時！」吳用道：「公明哥哥不日就到，待大兵齊集，一齊進兵，庶不誤事。」秦明、索超兩個火鬼，那裡肯歇，都亂嚷道：「我等兄弟吃他傷了許多，聽他自去，實不甘心。」董平道：「軍師住日用兵，怕那個來！今日為何一遇天彪匹夫，卻這般畏首畏尾？便是天彪利害，軍師怕對付他不得，不乘此時追殺，卻待他收兵回去，據了城池，再去攻打，卻不是舍易取難？」索超道：「小弟受宋大哥厚恩，今日正要圖報，萬死不辭。」吳用拗眾人不過，只得依從，道：「既是眾位執意要追，也須小心。此處雖無伏兵，前去山勢掩映，必有準備。秦索二將軍引精兵先進，我與董將軍在後面接應，以防埋伏。」一面又差戴宗回報宋江，速催大軍來助。

秦明、索超大喜，當時兼程倍道追趕官兵。次日便追上，只見官兵在前緩緩而行。秦明、索超催兵殺上，大叫：「雲天彪那裡走！」只聽一聲炮響，左邊山腳下一彪人馬殺來，正是聞達、歐陽壽通，敵住秦明、索超。□餘合，聞達、壽通敗走。秦明、索超並力追趕，又一聲炮響，傅玉、風會殺來，大喝：「賊子那裡走！」秦明、索超大怒，拍馬來迎。傅玉、風會戰了□餘合，撥馬便走，官兵棄甲拋戈而逃。秦明、索超正追趕間，聞達、歐陽壽通又抄在前面，廝殺一陣，便望那樹林山路之中，落荒亂走，賊兵奪了無數糧草輜重器械馬匹。探聽前面已是長城嶺地界，秦明、索超大喜，便將軍馬歇下，埋鍋造飯。正歇息間，忽聽得對面山裡炮響。秦明、索超親自上馬來看，只見那山坡上官兵擺開，正是傅玉、風會。傅玉大罵道：「賊子，我山後有數萬精兵埋伏等你，你敢殺上來麼？」秦明、索超大怒，大驅兵馬掩殺過來，傅玉、風會回馬便走。秦明、索超追過山坡，只聽得連珠炮響，聞達、歐陽壽通分兩路子來；傅玉、風會回馬來戰。秦明、索超總仗著兵馬多，全然不懼，分頭迎戰。好多時，傅玉等四將繞著長城嶺而走。秦明、索超追殺一陣，天色已晚，忽報後軍流星馬到，報道：「二位將軍少歇，軍師有令，說長城嶺一帶山勢險阻，必有伏兵，且休追趕。軍師在後面依山下寨，請二位將軍也便下寨，再作計較。」秦明道：「伏兵方才都被我們殺退了。」來人道：「軍師又吩咐說，伏兵必非真敗，仍是誘敵。」索超道：「軍師時常說，敗兵往往將斷後之兵誑作誘敵，教人疑惑，不敢追他。今天彪這廝，莫非就是此計。若不去追，豈不吃他哄了？」秦明道：「索兄弟雖見得是，但是我二人的見識，怎及得軍師。既是軍師這般說，我等不可違令。」索超依言，便傳令就對著長城嶺的山口安營。

那夜朔風凜冽，天上又飄雪花兒，但聽得山谷之中，神號鬼哭。秦明、索超遣人打探路徑，少刻軍士們提了兩個農夫來。秦明、索超問道：「你既是本地莊家，可曉得此處路徑，這山口內可通那裡？此地離青州馬陘鎮還有多少路？」兩個農夫道：「這長城嶺下山口入去，直通萊蕪谷，中有大片空地。出谷去不遠，便是馬烽鎮。只是山路崎嶇，雪深地凍，不便行走。投東大路，甚是平坦，到馬陘鎮，卻遠四□餘里。」索超道：「你可見有官兵進山口去埋伏麼？」農夫道：「山凹內雪沒著腳膝價深，谷風又大，若進去吃凍死。」索超大喜，賞了兩個農夫去訖。那知這兩個農夫，正是天彪的心腹人，雲龍差他來回話的。索超卻著了道兒，當時對秦明道：「有一計在此：我同你各分兵一半，你領一半從大路去追；我領一半過萊蕪谷，迂取馬莊鎮，截他的歸路，兩面夾攻，今夜必擒雲天彪也。」秦明道：「那農夫說山裡雪深路險，如何去得？」索超道：「非也。你豈不曉得唐朝的李愬雪夜入蔡州，生擒吳元濟的故事。今夜這機會，正復相同。你只管依我，同建奇功。」秦明道：「那莊家說谷內並無伏兵，也難盡信，我等何不親自去探看。」索超道：「有理。」二人便上馬，帶領數□騎，冒著朔風進山口觀看，只見白茫茫的雪光，映著那山骨層層。索超大笑道：「有甚伏兵！哥哥，你但看地下的雪一望如鏡，並不見一個人馬腳印，伏兵怕他從天上飛下來不成？此真天賜我成功也。」秦明大喜道：「既如此，事不宜遲。」便速回營，分兵兩路，吩咐道：「爾等體辭辛苦，今夜成功，定有重賞。」眾賊兵都抖擻精神，摩拳擦掌，拔營都起，一齊動身。

不說秦明領那一半兵往東追去，單說索超領了這一半人馬往山口內進發。果然山路狹窄，七高八低，雪沒著膝蓋，眾兵不能騎馬，都下來牽著走。索超也自己牽馬而行。那山川夜色，被雪光映耀，如白晝一般。好多時，行過山峽，前面四山環抱，地勢開闊，雪也淺了。索超約定前軍人馬，待後軍到齊再進。那些兵都凍得把兵器夾在懷裡，脛搭搭發抖。只見山頂上有四五處火光明亮，四面樹林內也有火光，彷彿人影走動。索超驚道：「莫非真有伏兵？」說不了，炮火連天，喊聲大起，礮石滾木奔雷價倒下來，霎時間把山口塞斷。索超大驚，待要尋出路，只聽梆子亂響，四面雜樹林內萬弩齊發，箭如飛蝗驟雨。索超同那數千人馬，休想走脫半個，都射死在長城嶺下雪地裡。原來雲龍領那一枝埋伏兵，到了長城嶺下，相度地利，見那山口雪地平坦，全無人跡，就料到賊兵必來探看。他恐踏壞了雪地，吃賊人看出破綻，卻不從山口入去，卻繞出林外小路，盤上山去。將天彪準備的礮石滾木，都運來山口應用，又教心腹人扮作農夫誘敵。當日盼得索超人馬入來，依計而行，果然著手。

卻說秦明領那一半人馬，正追趕官兵，忽見山谷中火光照天，人喊馬嘶，情知索超中計，忙收兵回來接應。只見山口塞斷，才叫得聲苦，傅玉、風會、歐陽壽通、聞達早已倒殺轉來，賊兵亂竄。傅玉等四將把秦明困在垓心。秦明身中四箭，死戰不得脫身，幸虧董平領生力軍殺到，救出秦明。官軍四將乘勢掩殺一陣，大勝而回。秦明、董平殺脫，踉蹌奔走，到得二龍山下，已是五更天氣，查點軍馬，連董平帶來的，只剩得五六百人，大半帶傷，朔風凜冽，血流成冰。董平道：「軍師特教我來接應你們，早不聽軍師之言，果遭此敗。」秦明道：「不知索超兄弟吉凶何如。」

正說話間，只聽得二龍山裡一個號炮飛入半天，山川動搖，無數官兵吶喊殺來。眾人大驚，看那山坡上火光影裡，現出一員大將，赤面長髯，青巾綠袍，手提青龍刀，身坐大白馬。賊兵見是雲天彪，心碎膽裂，紛紛的跌下馬來。秦董二人那裡止喝得住。這正是：老鼠逢貓魂魄散，羔羊遇虎骨筋酥。不知秦明、董平性命又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